

凡丁一著

凡丁文学作品选集

FANDING WENXUE
ZUOPINXUANJI

ZHONGGUOSHANDIAN

【短篇小说集】

中國閃電

C.C.D.
GROUP
KFT

華業出版社

I247.7
1469

1465

中國閃電

ZHONGGUOSHANDIAN

〔短篇小說集〕

C.C.D.
GROUP
KFT

華業出版社

中国闪电

凡丁 著

责任编辑:晋 才

封面设计:于克广

C.C.D GROUP KFT

华业出版社

编辑部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干杨树甲 16 号 4 号楼 205

电话:010—64812041 64811636

开本: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26

字数:380 千字

印刷:黑龙江银手杖印务有限公司

印次: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963 -87531 -9 -9

定价:34.00 元

| | |
|-------|------|
| 歌魂 | /001 |
| 四小发明 | /012 |
| 新大同主义 | /029 |
| 白毛姥 | /042 |
| 中华元典 | /051 |
| 中华神光 | /066 |
| 白衣女子 | /076 |
| 海梦 | /089 |
| 人虫 | /103 |
| 人蝶 | /109 |
| 人魔 | /118 |
| 人器 | /125 |
| 人种 | /129 |
| 永生 | /143 |
| 博奕太平洋 | /155 |
| 月亮的诱惑 | /170 |
| 中国迁都 | /183 |
| 文化的力量 | /194 |

目 录

| |
|-------------|
| 追求永恒/211 |
| 诗怪/226 |
| 远去的传统/240 |
| 女人的怒火/251 |
| 毛人/261 |
| 遥远的冰湖/277 |
| 四面人/293 |
| 裸猿/301 |
| 中国闪电/317 |
| 桦皮船/340 |
| 王鲨/350 |
| 雪狮/360 |
| 美妇人/367 |
| 妻妖/371 |
| 妇虐/381 |
| 雪是怎么变黑的/393 |
| 三亿年前的雨林/402 |
| 消失的部落/408 |

目录

歌 魂

那年的五月，我们电视台组成六个人的摄制组，到大西北的青海省去拍摄几部风光纪录片。

摄制组经过长途跋涉，第一站去昆仑山口的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线附近，进行拍摄。我们乘坐的两辆越野汽车如同两粒黑甲壳虫，在高山峡谷间沿盘绕的公路缓慢地爬行。沿途景物壮观。一路上看着连绵雪峰，仿佛一群脱缰的白色烈马，奔腾跳跃。间或有陡峭的雪顶，像一柄银光闪烁的巨剑，插入云端。剑锋和蓝天上的白云融为一体，折射阳光，雪亮耀眼。山坡白雾缭绕，绕得时浓时淡，时真时幻；谷底溪水奔流，流得无拘无束，无止无休。

在峡谷地带，我们拍摄了一部名为《冬虫夏草》的片子。山坡和溪畔，时时飞舞着一种小蛾子，满身花斑点点，结对成双，传说中的美丽的仙蝶一般，名字叫虫草蝙蝠蛾。它们的幼虫，白白胖胖，生长在高原的土壤里。有一种精灵，叫虫草真菌，它的孢子钻进幼虫的体内，发育成菌丝，逐渐涨满幼虫的身体，直到幼虫的僵死。又一年春天来临，虫子的头部长出一根紫红色的小草，草茎儿略微弯曲，像一段不朽的、凝固的旋律。这就是神奇的冬虫夏草。

拍完了《冬虫夏草》，我们来到了青海湖边，拍摄《水禽的市镇》。每



年的春末夏初，孟加拉湾暖流涌动，候鸟们不辞辛劳，万里迢迢，飞越过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，回到它们的家园——湖中的鸟岛。此时，正是建筑“鸟城”的繁忙季节，活泼的鸬鹚在悬崖峭壁垒窝，密密麻麻，叠叠落落，形似城堡；高高的斑头雁，穿梭不停，啄草衔枝，建造新巢；棕头鸥、鱼鸥们跳跃奋起，你来我往，为爱情而歌唱、追逐不休……

天宽水阔，或许这是另一处“人间世界”吧？

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，自古以来，人们见到的河川大都是由西向东流。青海有一条倒淌的河，水是从东向西流的，发源于日月山，流入青海湖。入湖的河口处，有一个小镇，镇名就叫倒淌河。西北是一望无际、连天碧波的青海湖，西南是看不到边的、深绿色的大草原，景色壮丽，让人遐想联翩。编导老王临时动议，我们又拍了一部《倒淌的河流》。有一组镜头看似平淡，却扣人心弦：河水不紧不慢地在绿草原上小步跑着，平坦的地方，河面漂漫得很宽泛，遇到拐弯，河床变窄，水面激起浪花，可听到哗啦啦的涛声。

我们拍摄的最后一部片子暂时定名叫《青海湖畔的金银滩》。按着预先的计划，它是我们此行的封镜之作，要求较高，不是纯粹的风光片，要反映当地的风俗人情，因此，我们制作得精心。回到青海省的省会西宁休整几天，然后，乘车向西，只须两个小时便到达了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。这里是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曾经到过的地方，他就在此地创作了传遍五湖四海的著名民歌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
我们来的季节，正是金银滩草原最美的季节。

白天，我们拍摄了辽阔的草原，白色的毡包，雪花般的羊群。晚上，我们就住在了一位名叫尚巴的藏族老人的毡房里。尚巴老人年过古稀，是个经历丰富的人，年轻时曾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政府当过通讯员，走遍了海北州的各个角落，十六岁时见过王洛宾，如今是当年唯一见过歌王

的人。他多次应别人的要求，讲述王洛宾的故事，自己也记不清讲过多少回了。

这次，他又应我们的请求讲述歌王的故事。我们把镜头对准了他：老人身躯枯瘦，端坐在那里。头发花白如麻，面色紫红，脸上的肌肉萎缩，爬满深刻的皱纹。额头上的平行横纹与眉间陷下去的竖纹，形成一个丁字。鼻头往两边撇下去的斜纹，和嘴角两侧的核桃角纹彼此相连，仿佛不规则的枯木年轮。在青藏高原住上几十年的人，大约脸庞都会有这种纹络。我们拍摄下他的皱纹，也拍下他的人生和沧桑。

他讲述的时候，头颅几乎缩进肩胛中，眼睑下垂，瞳仁闪亮，下巴微微颤动，嘴唇残留着生疮愈后的疤痕。他的汉语讲得不够流畅，语速缓慢，吐字清楚，偶尔也有不清晰的地方，需要听的人自己揣摩。因此，我在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不可能引用原话，也加进了我的一些理解、描述和想象……

时间上溯到一九三九年的夏天，中国电影创始人之一、著名的电影导演郑君里从上海来到青海。王洛宾当时二十六岁，在西宁的回民中学当教员，他接受了郑君里先生的邀请，随摄影组前往金银滩草原拍摄一部反映西部故事的电影。

影片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牧羊姑娘，摄影组特地请了当地藏族千户长的十七岁的养女——美丽的萨耶卓玛来扮演。牧羊女和她的两个帮工，放牧着一群羊。这两个帮工一个由王洛宾扮演，一个由尚巴扮演。

有一个情节，王洛宾与萨耶卓玛同骑在一匹马上，他坐在她的身后，两人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、尽情驰骋，尚巴骑着另一匹马在后面紧随……

黄昏的落日，照耀着壮阔无垠的草原。

一位身穿藏袍的牧羊女，身形婀娜，脸额秀俊，丰盛的黑发自肩头垂



下。她的红唇润泽，即使在默默无语的时候，也会有动的感觉。两颗黑眸子的眼睛，闪耀着光亮。麦色的肌肤，使她显得十分健康，腰间系着一条宽幅的腰带，手中挥动着细长的牧羊鞭，认真地清点着羊群，神态中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体恤和关爱。

金色的晚霞辉映。走在绿草丛和羊群中的她，会是传说中青海湖草原上美丽的女神吗？

女神的鼻子生得恰到好处，鼻尖儿处映着亮闪，鼻翼微微地扭动一下，是闻到了花草的芳香吗？流光在草地上空飘移，触摸着女神优美弧线的背部，抚摸她手腕上的银手镯、手指上的玉指环。

站在一边的王洛宾，模糊了时空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，忘情会神地凝望着她。眼前的景物如梦似梦，耳边仿佛响起了美妙的旋律，那是无声无息的天籁之音。

萨耶卓玛慢慢地转头来，感到了他灼热的目光，脸蛋儿现出绯红，皱起的眉头为她的秀脸，添了几分天真、羞涩的神情。她好像是生气了，举起手中的牧羊鞭，轻轻地打在了王洛宾的肩上，回过身，飞眸一笑，长袍飘动，向草原的深处跑去，传来袍上一长串小饰物清脆、悦耳的撞击声，回音如缕，经久不绝。

她那轻轻的一鞭，永远地铭刻在了王洛宾的记忆中。

夜晚，人们在草原上燃起了篝火。

牧民们围绕在篝火的四周唱歌跳舞，那古朴的舞步、悠远的旋律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。月亮像银镜一般圆，悬挂在天上。明亮的月光，自夜空中撒下，照耀着广袤的高原。王洛宾在一旁静静地坐着，倾听着人们有节奏的舞蹈的脚步声，仿佛地盘鸣动般地滚滚而来……

几天以后，影片拍摄告一段落，王洛宾随摄影组返回西宁。他骑着高大的骆驼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青海湖，告别了萨耶卓玛，告别了尚巴等藏

族朋友。不时地回头张望，伴随着驼峰的颠簸，一首优美的旋律从他心底响起，自口中流泻而出：

在那遥远的地方，
有位好姑娘，
人们走过她的毡房，
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……

回到西宁，王洛宾送走了摄影组。半个月后，如诗的草原恋情，难忍的相思之苦，使他行色匆匆，又一次来到金银滩草原。他相信命运的指引，把他领进草原必有原因。尚巴热情地接待了他。他在这里住了两个月，访问了很多人，采集了大量的各族民歌的素材。其间，萨耶卓玛曾经几次陪同他到草原上漫步、放牧……望着辽阔的草地，游动的羊群，沉静的夏日夜晚，月亮般的藏族姑娘，又一次激发了他的灵感。所有的人世间的喧嚣和嘈杂，所有的狡黠和无聊，所有的丑恶和残忍，都暂时和他毫无关系，只有广袤的原野，清澈的蓝天和纯洁的友情，留在他心灵的深处。他最终完成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歌曲的创作。

美妙的旋律只能这样产生。正是大草原的雄美和壮阔，萨耶卓玛姑娘的美貌和纯情，成就了一位天才而杰出的歌者。

王洛宾曾经说过，他不是一位音乐家，而仅仅是一名歌者。歌者与音乐家是不同的，音乐家是在学院里产生的，而歌者则是在大自然的广阔的天地里成长起来的。有一个比喻：音乐家是小提琴演奏的经典乐曲；而歌者则是旷野的溪流发出的不绝的音响。

他在尚巴的毡房里，将这首歌唱给萨耶卓玛听，那真切感人的曲调在房间内回荡。她激动得眼睑里噙满了泪水，轻轻地和唱着。她的声音甜美



而清亮，和着王洛宾低沉的旋律，形成优美的和弦。跳动的油灯下，她头上的十几条小辫子垂落着，舞动着，金属丝般地乌黑发亮。

当严冬来临、飘下第一场雪花的时候，王洛宾坐在两座高高的驼峰间，不停地向给他送行的萨耶卓玛招手，向尚巴招手，向质朴的藏族朋友们招手，离开了难忘的金银滩草原……

尚巴老人讲到这里，挥动了一下右手。他的手指圆实、关节粗大，指肚儿上生着厚厚的糙茧，仿佛深埋在沙丘里的红柳根。他的讲述给我们留下了长久的、宽阔的遐想空间。王洛宾后来的经历人们是清楚的，那么，萨耶卓玛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？美丽的故事令我们深深地感动，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萨耶卓玛后来的命运。

据尚巴老人讲，王洛宾走后半年，萨耶卓玛的亲生父母把她接回家。她自己的家在日月山下，倒淌河边。每当她在草原上放牧，就会想到她同王洛宾在一起时的难忘的时光。她盼望着王洛宾能再来草原，然而，他没有来。她的父母把她嫁给了一个藏族牧民。婚后两个月，她失踪了。人们寻找了许久，才在几十里外的倒淌河的下游的沙滩上，找到她的遗体。她的遗体是河水冲过来的。她身穿干净的藏袍，面容安静，抿合的嘴唇变得深紫，似乎还有悲怆的、思念的句子没有从唇间吟出来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大得像两颗黑葡萄，仰望着碧海般的蓝天，手中依然紧紧握着一竿牧羊鞭。

她是自杀的吗？

萨耶卓玛的远方的妹妹叫才仁卓玛，托人把这个消息带给王洛宾。这个消息传的很慢，王洛宾直到第二年夏天，才得知这个消息。他立即辞去了学校的职务，赶往金银滩草原，又从金银滩辗转来到倒淌河边。

他口中默诵着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诗：“门前流水尚能西，休将白发唱黄鸡！”他沿着倒淌河边疾走，追忆着已逝去的时光。他在萨耶卓

玛的土坟前进行了祭祀，洒下了悲伤的泪水。他骑着一匹枣红马在浑圆的落日下的大草原上狂奔……黑红色的马背上沾满了尘土，但依旧闪着红油油的光亮。马的臀部宽厚，腹部圆实，醒目的雪白的小腿带动着四蹄飞扬。马上的歌者仰着头，脖子平直，面带忧伤，但他坚毅地骑在马上，如岩石般地挺立，口中仿佛在大声呼喊……

他似乎在追赶什么。

他在追逐世间所没有的，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。

他感到，冥冥之中，他们之间距离十分地遥远，且又十分地接近。他们那美丽的深情只能在那遥远的地方相会，而现实世界中没有它的位置……

他相信，人世间上唯一可以传之久远的爱情，那就是在真实生活中没有实现，只存在于精神世界的至爱。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、残缺的、遗憾的爱。而只有这种残缺的、遗憾的爱，才是一种纯粹的、浪漫的、诗一般的真爱。

他在殷红的晚霞里骑马奔驰和追赶的情景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

当地人传说，他在倒淌河边，看到了萨耶卓玛的身影，所以骑着马日夜追赶，一直追到河的源头日月山。他的行为使人们相信：这个的世界真的还有真情在。

王洛宾来到日月山下，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，请石匠雕刻了一幅岩画，上面刻的是萨耶卓玛牧羊图。左上角刻着王洛宾亲笔书写的诗句或者叫歌词：

她那美丽的笑脸，

永远映照着倒淌河的流水。

她那清脆迷人的歌声，



永远飘荡在金银滩草原。

不过，除了石匠和最初的几个人外，再也没有人看到过这幅岩画。许多年来，很多人慕名而来寻找这幅岩画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

如今，这位西部歌王长眠在北京的香山的南麓。他的陵墓，背负青山，远眺京城。黑色的大理石墓碑，古朴而沉重，墓表上镌刻着六百余字的墓志铭，记录着他坎坷而传奇的一生。在墓碑的背面，铭刻着他手书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的乐谱，谁看到这洒脱、刚毅的字迹，都会柔肠寸断，歔欷不已！

不须描述和引申，人们也会深信不疑：他虽然人长眠在香山，但他的精神家园在雪山、在溪谷、在草地、在青海湖。他那自由的、奔放的、无拘无束的歌魂，一定会永远萦绕在辽阔的西部的大草原上……

根据尚巴老人的指引，我们追随王洛宾的足迹，拍摄的过程从金银滩草原一直延续到倒淌河畔的小镇。这次我们拍摄的景物、人物极为细致，力图更充分地表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。摄制组决定以王洛宾的故事作为拍摄的主线，把我们拍摄的最后一部片子最终定名为《遥远的西部 美丽的草原》。

为了使拍摄的画面能更丰富多彩，更深刻地反映西部歌王的精神世界，王编导建议我们应去日月山去寻找那幅岩画。有几个人提出反对意见说，那只不过是个传说，我们怎能当真呢，况且，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。我是坚决支持王编导的意见的。王编导说，如果不去日月山，我们拍摄的美丽故事怎么结尾呢？如果不去日月山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个动人的传说不是真的呢？如果不去日月山，我们是不是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呢？

他富有说服力的雄辩打动了多数人。他的意见得到了采纳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摄制组一行六个人雇了个向导，租用了七匹马开始向日月山进

发。

真的是明媚、沉静的草原。心里想着王洛宾的故事，越往草原深处走去，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。看到真正称得上清澈见底、蜿蜒曲折的河流，风吹草低的羊群，圆顶灰白的毡房，还有那从远处迷朦的雾霾里，自天而降般地出现在面前的雪白的、黑花的、枣红的骏马群，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呢？

在向导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日月山。从山脚爬到山腰，从山腰攀到山顶，又从山顶回到山下，苦苦地寻找了三天也没有结果。先前的那种激情消减了一大半儿。我们在山脚下支起帐篷。大家都十分疲惫。王编导决定休息半天，然后再找两天，实在寻不到，也就没有遗憾了。

我躺在帐篷里就睡着了。

事情往往到了极点，就会峰回路转。

我们又分头去找。我在半山腰的一条小路上走，不小心踩在一小块石头上，滑了一跤，沿着斜坡，打了十几个滚儿。幸好，山坡不算陡，我站起身来，擦拭着胳膊肘上划破的伤痕。突然，我发现对面的陡坡的岩石上，刻着一幅巨大的岩画。过午的阳光，斜照在石壁上，把那岩画凸现得十分清晰。我兴奋地大声呼喊起来：我发现岩画了！

我大喊了几声，没有人回应。人们为了寻找岩画，彼此之间离得太远。

岩画上的牧羊女，面容忧郁，没有了那撒娇般的神情，丰厚的头发，梳成十六条细长、柔软的小辫子，向下飘落。她侧头引颈望着远方，宽大飘散的藏袍，裹着她灵巧的身体。那充盈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身躯，流溢出对生命、对自由的憧憬与渴望。

我久久地看着，不仅为之动容。

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纸和笔，想把她画下来，但总是不能如意，只能



画个大致轮廓，却画不出她的表情和神韵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我才勉强地勾画出个草图。

这时阳光变换了个角度，照耀着岩壁上的牧羊女。那画上的牧羊女的神情不再忧郁，变得英姿绰约，光彩照人，尤其是那一双眼睛，让人感到有另一个世界的时光在流逝：流过白云、流过山峦、流过草原、流过溪水。她的身旁有一只小羊，四周是花草，花朵开得正旺，寓意含蓄。远方的背景是湖水，那是浩瀚的青海湖吗？她仿佛穿过湖滨浓重的彩虹，去倾听、去追寻那不朽的音乐与和声。

无论是雪山高原的风声，还是苍茫大草地里河谷的流水声，都深深地渗进了我的心坎。

岩画上没有传说中的诗句或歌词。

画面中的牧羊女好像在唱歌。那是一种遥远的歌声，在我的耳边响起，使我的心灵感动、震撼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歌声。

那无声而富有激情的旋律，在我的心中将不会消逝……

我正在为找到这幅具有魔力的岩画庆幸的时候，我醒了。原来，这不是真的，而是我做的一个梦。梦醒的时候，大腿的肌肉还阵阵发痛。

在王编导的带领下，我们又找寻了两天，依然没有找到那神奇的岩画。也许，那岩画被大西北强劲的风沙冲激得干干净净；也许，那岩画隐藏在日月山某个神秘的角落；也许，那岩画本不存在，只会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传说中。

我把梦中见到岩画的情景讲给大家听。人们都认真听了，有人振奋，有人低语，有人还询问了细节。王编导说，我们虽然没有能够找到岩画，然而，有了这个美丽的梦也就足够了。

我们摄制组就要回北京了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姓李的部长来送我们。他对我们说，经过后来的调查了解，萨耶卓玛并没有

溺水而死，只是王洛宾一直没有找到她。一九五三年，萨耶卓玛在青海省拍摄的《金银滩草原》的影片中还担任过角色。不幸的是，她在第二年因患急病去世，时年三十二岁。

她身后留有一个女儿。

那末，她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呢？

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早晨，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，我一个人来到倒淌河边。潮湿的地气在消退，浩茫的天宇间弥漫的、灰白的云气骤然散去，天空的高处明亮起来，现出一片瓦蓝。河水清澈，不紧不慢地在草原上小步跑着，从东向西奔，仿佛失去的时间在倒流。我在岸边洗脸，河水中映出我的面影。这时，河的对岸来了一群羊，到河里喝水。赶着羊群的是一位年轻的藏族牧羊姑娘。她来到河边，蹲下身来，卷起藏袍，双手伸进水里，向脸上撩水，轻轻地搓洗着自己的脸庞。从我这边向对岸看，太阳给她披了一身红光。仿佛有歌魂附体，深入到我的灵魂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：也想做一回王洛宾。我深吸了一口清冷的、无比新鲜的空气，向对岸唱起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我的嗓音不错，歌声荡过不宽的水面，传到对岸。牧羊姑娘扬起牧羊鞭，用藏语也以同样的旋律回应了我……

我真的想越过河面，涉水到隔岸去，可惜河水太深。我在河的这一边，沿着河岸追随着。朝霞辉映着她的背影，渐渐地远去，越走越远，那是一个远去的苍凉的身影——牧羊女的身影。

我无可奈何，靴子踩着草地，窸窸窣窣地响，大声唱起：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……”。歌声的尾音传播得极远，高昂婉转，又飘荡回来。

草原上只留下我的歌声……



四小发明

——文姐的故事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下旬，我从中国温州来到巴西的海港城市里约热内卢。我要在这里待上两周，与艾尔比特公司谈判，然后签订一份贸易合同。

里约热内卢（葡萄牙语的意思是“一月的河流”），位于大西洋西岸南美洲的一个深凹进去的港湾里，倚山临海，历史上为巴西共和国的首都。一九六四年四月，巴国首都迁到巴西利亚，这里成为该国首屈一指的工商、金融中心。

里城的海滩，水碧天清，风光绮丽。凸起的、高高低低的山丘和巨石，拥抱着湛蓝色的海水；山丘的斜坡上，坐落着密密叠叠、不同颜色的房子，与阳光、大海、沙滩和谐地融为一体。巨石上架着大型缆车通向山顶。片麻岩构成的面包山，峭壁陡峻，圆顶裸露。突兀崛起的耶稣山，雾霭升腾，奇木参天，峰顶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基督雕像。专为庆祝巴西独立一百周年而建，由重达一千多吨的巨石雕成。石像眼睑低垂，仪态慈和，双臂平伸，极有神采。

圣诞节之夜，海边燃放的焰火蔚为壮观，我有幸观看了一回。里约热